

周瘦鹃文集

珍藏版（上卷）

范伯群 / 主编



文匯出版社

周瘦鹃文集

珍藏版（上卷）

范伯群 / 主编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瘦鹃文集：珍藏版 / 范伯群主编.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 1

ISBN 978 - 7 - 5496 - 1061 - 7

I. ①周… II. ①范…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4089 号

周瘦鹃文集(珍藏版)上、下卷

作 者 / 周瘦鹃

主 编 / 范伯群

副 主 编 / 周 全 黄 诚 周 渡

责任编辑 / 熊 勇

特约编辑 / 陈雪春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20×1000 1/16

字 数 / 1100 千字

印 张 / 92.75(彩插 8 页)

ISBN 978 - 7 - 5496 - 1061 - 7

定 价 / 128.00 元



周瘦鹃和他手制的微型盆景



周瘦鹃年轻时手持《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精装本的摄影。



老年时的周瘦鹃小影

周瘦鹃（右）和亲密合作者、名画家丁悚之合影。周瘦鹃所主编的诸多刊物的封面与插图大多出自丁悚之手。丁悚乃现代著名画家丁聪之父。



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访周瘦老于苏州爱
莲堂。 周恩来

邓颖超

“嘉宾题名录”中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题字。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
访周瘦老于苏州
爱莲堂
朱德

“嘉宾题名录”中朱德同志的题字。



1914年创刊的《礼拜六》创刊号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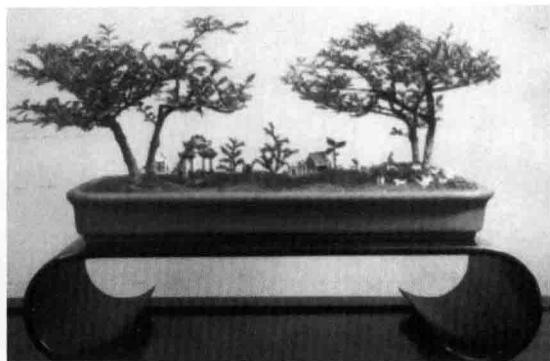
《半月》首创30开本版式，三色精印，在当时极为罕见，一时成为其他杂志模仿之标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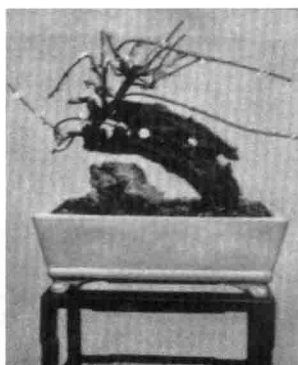
1928年1月《紫罗兰》第3卷改版革新，封面挖空一块，作苏州园林的“漏窗式”，扉页是一幅精印彩色时装仕女图，配上相映成趣的诗词。封面与扉页合成后的效果，颇有“画里真真，呼之欲出”之感。周瘦鹃说自己总是不断“挖空心思，标新立异”。



红白双色梅桩



“农家乐”盆景



百年梅桩“鹤舞”



老桩桃花盆景



悬崖式榆树老桩



仿“桂林山水”水石盆景

周瘦鹃论(代前言)

范伯群

提 要：1936年，鲁迅等在起草《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时，确定包天笑与周瘦鹃为通俗作家代表人物。周瘦鹃作为市民大众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的身份，被广泛公认。他著、译、编皆能，又是杰出的园艺盆景专家。他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被鲁迅誉为“近来译事之光”。他以撰写散文与短篇小说著称，并初具现代都市文学特征。作为一位“名编”，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撑起了上海市民大众文坛的“半洞天”，推出了张爱玲、秦瘦鸥等著名作家。他办《礼拜六》的若干成功经验，对今天的“周末版”等媒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随着市场经济杠杆作用的发挥与市民社会的逐步回归，我们对这一多元共生文坛上的历史人物，当应作出更全面的评价。

(一)

周瘦鹃，1895年生于上海。16岁，他还是中学生时就试探着走上写作之路，他的第一篇作品发表于清朝末年——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6月。不久，民国肇始，上海的都市化进程呈更快速推进的态势，一个国际性大都会的雏形已巍立于黄浦江之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趁着西方列强忙于战事，无暇旁顾，上海民族企业迎来了持续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的繁荣为丰富多元的文化事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上海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使晚清的文人情趣也正在被市民情趣所替代；一批从“文士”的旧卵中破壳而出的知识分子则更将传播西学和为市民大众文化事业效力视为当务之急。新型的文化事业运用商业经营模式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瘦鹃生逢其时，也生逢其地，他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从业余创作而正式“下海”成为职业作家，凭借着现代媒体的优势与伟力，以他多产的著、译、

编,很快就在上海市民大众文坛上“声誉益隆,几乎红得发紫”。^①

周瘦鹃常常自称是“文字劳工”：“吾这笔耕墨耨的生活，委实和苦力人没有甚么分别，不过他们是自食其力，吾们是自食其心罢咧。”^②他的自况也得到同行们的公认，许廑父就说他“平生无嗜好，每日治事，至15小时，常自称曰文字之劳工”。^③这样的话在论述周瘦鹃的评论文章中常被人们所引用，可是还有一句话也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周瘦鹃自述的，他又是一个“文字上的公仆”。这当然是指编辑生涯而言：“不幸我所处的地位，恰恰做了人家文字上的公仆。一天到晚，只在给人家公布他们的大文章，一天百余封信，全是文稿，……”^④他做公仆可说是夙夜匪懈，尽其所能为他人作嫁衣裳，被同道们誉为“好好先生”。因此他除了创作上的“自食其心”之外，在编辑工作中，他还得“鞠躬尽瘁”，有时他要同时编五六种刊物，他自加压力，乐此不疲，这种苦干精神也令人钦服。

在上海市民大众文坛上，周瘦鹃可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家。纵观20世纪初，上海市民大众文学界，著、译、编三者“齐头并进”而可与周瘦鹃媲美的有包天笑、严独鹤。包天笑是提携周瘦鹃步上文坛的前辈之一，又是编过许多报刊的名主笔，可是到1922—1923年编了《星期》之后，他就很少涉足编务活动了；而周瘦鹃的编辑工作几乎是与民国相始终。包天笑的外文还不足以流畅地独立从事翻译工作，他大多是以合译的成果在译界取得一席之地；而周瘦鹃的译作甚至享誉新文学界。严独鹤也是编、著、译样样皆拿得起的能手，他是周瘦鹃的同辈好友，当时严是《新闻报·快活林》的主持人，而周瘦鹃则在《申报·自由谈》当家，两个著名副刊在上海市民社会中皆享威望，文坛上有“一鹃一鹤”之美称。就编龄而言，严的起步要早于周，但严独鹤著、译的量却逊于周。就作家、翻译家和出色的市民大众文学的“组织家”而言，称周瘦鹃是上海大众文学中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甚至将他列为“前三甲”，是并不过分的。

正因为他是上海市民大众文学的代表人物，所以周瘦鹃又“首当其冲”地受到某些知识精英主流作家的猛烈批评。应该说，其中有的批评也对周瘦鹃有一定的帮助，但也有不少批评是由于这些主流作家对上海市民的文化需求认知不足所造成的。因此，在知识精英文学家与市民大众文学家之间往往会发生激烈的争辩。可是在这种批判面前，周瘦鹃又是如何反应的

① 郑逸梅：《记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香港《大成》第108期，1982年11月1日出版。

② 周瘦鹃：《噫之尾声》，《礼拜六》第67期，1915年9月1日发行。

③ 许廑父：《周瘦鹃》，《小说日报》1923年1月1日第1版。

④ 周瘦鹃：《几句告别的话》，《上海画报》三日刊第431期第2版，1929年1月12日出版。

呢？他曾在文章中自述他的一贯态度：“在下本来是个无用的人，一向抱着宁人骂我，我不骂人的宗旨。所以无论是谁用笔墨来骂我，挖苦我，我从来不答辩。”^①在与知识精英文学家的论争中，市民大众文学作家当然可以答辩，而且那些敢于答辩的作家，往往都是对中外文学包括对中国的新文学有一定知识的人，他们甚至精通外语，能了解世界文坛的近况，否则他们无从与知识精英作家去辩难。我们知道，周瘦鹃是最具备此类条件的人，但他没有因此分散他的注意力，更谈不上有失态的举措。在他的一生中，对内，他是“好好先生”；对辩难的对方，他说自己是“无用的人”。他还是专心致志做他的“劳工”与“公仆”。

除了著、译、编的成就之外，周瘦鹃还是一位杰出的园艺盆景专家。他热爱生命，热爱美艺。20世纪30年代，他定居苏州。他的“周家花园”几乎成为苏州一景，他开放这个私家花园，供国内外人士参观欣赏。他也以园艺盆景为“作品”，成为传播“美”和“艺”的亲善使者。

综观他的一生，他为人热情、善良、正派、富于正义感。许廑父说他“平生无嗜好”，那是讲他的一生中与烟（鸦片）、赌、嫖无缘，他洁身自好。他翻译过托尔斯泰的《黑狱天良》，后来收进《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时，改题名为《宁人负我》，这或许带有一点以此自勉的成分吧？他编过一本杂志，名曰《乐观》，他是个乐观的人。那么他在“文革”中怎么会如此悲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当我在写这篇《周瘦鹃论》时要去瞻仰这位“优秀的文人和作家”^②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过去若干文学批评中对他的评价是苛刻而过分的。如果我们去回顾历史，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应该说是教训多于经验，这就值得我们去作文学史的反省。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应在这些教训中走出来，在历史的反思中画出一个真实的周瘦鹃来？

（二）

周瘦鹃，原名祖福，字国贤，笔名瘦鹃，后以笔名为正名；他尚有泣红、紫兰主人、怀兰、鹃、五九生等笔名。他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中，父亲是上海招商局江宽号轮船上的会计。生三子一女。他排行第二。周瘦鹃可能也不会料到，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中，由于他父亲的早逝，家庭产生了变故，使他在

① 周瘦鹃：《辟谣》，《上海画报》第125期第2版，1926年6月26日。

②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0卷·民国文化》第1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未正式踏进社会时,就试图用投稿去减轻家庭的困境;当他初获成功后又毅然决然地去从事职业写作,籍此维持一家的生计,不仅如此,这个家庭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甚至规定了他今后写作的题材,框范了他作品的主题。

1900年,周瘦鹃6岁时,父亲因病逝世。其时,正当八国联军肆虐中国,入侵天津后又攻陷北京。关心国事的父亲在病榻上愤激填膺,在昏迷时还呓语高呼:“兄弟三个,英雄好汉,出兵打仗!”这是他父亲在生命尽头迸发出来的爱国情怀。周瘦鹃一生中将它视为父亲的遗嘱。他虽然没有照老人家的遗念去做卫国的士兵,可是那种爱国主义的情愫却深烙在他的作品之中。由于他父亲平生喜挥霍,病中求医又卖尽当绝,连他父亲的一口棺木也是由亲戚们凑了钱买来的。家中可谓一贫如洗。那时他们一家生活,简直比黄连还苦啊!有的亲戚不是没有向他母亲提过改嫁的事,可是他母亲就是靠没日没夜地为人缝补针黹来作为回答。从此就是凭这位慈爱而坚韧的母亲的双指,含辛茹苦地将子女抚养成人,她不仅撑持了这个家庭,而且还一定要让儿子读书求学。他常含泪教育子女:“爸爸死得早,要好好读书,要争气,立志向上。”于是母亲的“苦做”激励着周瘦鹃的“苦学”。他由私塾而小学而中学,都是做的苦学生,从没有出过学费。他是靠自己的优异成绩和良好品德感动校方或老师的爱才之心。正因为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因此,周瘦鹃对母亲的守节抚幼的感恩连锁地遍施于对其他“节妇”的尊敬。在他的初期的小说创作与编辑发稿时常对“节烈”抱有好感。而他的辛劳的母亲对他的爱又使周瘦鹃回报以“孝思孝行”,成了他作品中理直气壮地反覆宣扬孝道的动力。这一切与其说是儒学的熏陶,倒还不如说是苦难家庭生活炮烙的深深印痕。凡此都曾受到知识精英作家的批判,认为这是“思想的反流”:“《礼拜六》的诸位作者的思想本来是纯粹中国旧式的……同时却又大提倡‘节’、‘孝’。……想不到翻译《红笑》、《社会柱石》的周瘦鹃先生,脑筋里竟还盘据着这种思想。”^①应该说,在“节”、“孝”之类的传统观念上,周瘦鹃是有一个思想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乃至既划清了与封建思想的界线,又承传了我们民族传统美德的精华。至于做了十多年的“苦学生”,则使他在日常生活中既有自卑自谦的心态,又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他曾说自己是个“无用的人”,他特别能“忍让”。多年的“苦学生”的弱势地位使他不习惯去与人“争辩”,遇事只能用自己的不屈的苦干精神,去开拓出自己的一番新业绩。

^① 西谛:《思想的反流》,《文学旬刊》第4期第2版,1921年6月10日出版。

“苦”他不怕，“苦干”他能胜任。他常说，他是“苦出身”！以上这些品性，难道不是这样一个贫困而不屈的家庭所磨炼出来的么？

周瘦鹃也是一位“多情种”、“至性人”。他的“可歌可泣的恋史”更证实了这一点。这一段的恋情即使在家庭中也是公开的：他的夫人是他的“最亲”，而不是他的“最爱”。周瘦鹃到晚年还对她女儿说：“瑛儿，你总也知道我早年那段刻骨伤心的恋史，以后二十余年，不知费了多少笔墨，反对封建家庭和专制婚姻。我的那些如泣如诉的抒情作品中，始终贯串着紫罗兰一条线，字里行间，往往隐藏着一个人的影子。”为此，《小说月报》最早的主编王西神还为他写了一首长诗《紫罗兰曲》，其中有“周郎二十何堂堂”、“三生自是多情种”等句。更有张恨水以周瘦鹃为原型撰写长篇小说《换巢鸾凤》15回，因抗战《春秋》停刊而中断。郑逸梅则多次在文中涉笔此事。周与“紫罗兰”即周吟萍相识是他在民立中学执教时，一次在务本女校观看演出，对演出中的周吟萍产生强烈的爱慕之心。在通信往来中他们相互热恋，可是双方贫富悬殊，对方父母不会将女儿许配给穷书生，况且女方自幼就订有婚约。周瘦鹃的苦恋相思使他有紫罗兰癖，也使他“一生低首紫罗兰”：

我之与紫罗兰……刻骨倾心，达四十余年之久，还是忘不了。只为她的西名是紫罗兰，我就把紫罗兰作为她的象征，于是我往年所编的杂志，就定名为《紫罗兰》、《紫兰花片》，我的小品集定名为《紫兰芽》、《紫兰小谱》，我的苏州园居定名为“紫兰小筑”，我的书室定名为“紫罗兰庵”，更在园子的一角叠石为台，定名为“紫兰台”。每当春秋佳日紫罗兰盛开时，我往往痴坐花前，细细领略它的色香；而四十年来牢嵌在心头眼底的那亭亭倩影，仿佛从花丛中冉冉地涌现出来，给我以无穷的安慰。^①

周瘦鹃甚至在自己创办的个人小杂志《紫兰花片》上，每期汇集前人词中有“银屏”二字的，辟专栏为“银屏词”，就是为周吟萍而设的。他有时在自己的文章署名时，用“屏周”、“瘦鹃”，似乎是两个人合作的作品，这位神秘的“屏周”不知何许人也。实际上就是嵌在心头眼底的那亭亭倩影与他“合作”的产品。郑逸梅文章中讲过周瘦鹃与周吟萍的生死不渝而又难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在郑的晚年还专门为周氏的《爱的供状——附：〈记得词〉一百首》

^① 周瘦鹃《一生低首紫罗兰》，《拈花集》第304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年版。

写了一篇文章《周瘦鹃伤心记得词》，他读周瘦鹃的这一百首绝句，真感到回肠荡气，恨不得与他同声一恸。同时也觉得这位女性是值得周瘦鹃如此深情地爱恋的。郑逸梅还提供了这样一个事实，1946年，周瘦鹃的嫡室“凤君”逝世，而周吟萍亦已守寡，瘦鹃颇有结合意，奈吟萍却以年华迟暮，不欲重堕绮障……”^①她是那样地动情，曾对周瘦鹃说，将她看作是永远的“未婚妻”吧；她又是那样地理智，两人都已年过半百，而周瘦鹃这样一个具体的家庭，中馈需人，她又非持家能手，她难能胜任。她这一决定，也恐怕出自为周瘦鹃的晚年的幸福着想吧？

与周吟萍的“一生相守，无期结缡”的哀情悲剧是周瘦鹃“哀情小说”之源，也是他的泪泉。在他的小说中滔滔汨汨，永无尽头。他在《情》这篇小说开端说道：“周瘦鹃曰：两年以还，予尝撰哀情小说三十有九，译哀情小说二十有三，而吾为此捐弃眼泪亦六十有二度矣……挽近之世，一情字为人玷辱殆尽，实则肉欲，美其曰情爱，须知情爱之花，决不植于欲田之中。肉欲之外，尚有所谓精诚者在，精诚之爱，能历万古而不磨，天长地久之一日……”^②最后几句直是他自己与吟萍恋情的写照。周瘦鹃写哀情小说时常以泪洗面，“朋友们往往称我为小说界林黛玉，我也直受不辞。”^③

他的“家庭”与“恋情”构成了他创作初期的小说中的“爱国”、“孝道”、“哀情”等“情结”，而民立中学对他的培养为他的创作和翻译作了充分的准备。他自述16岁时，踏进了当时上海有名的学府民立中学。在《上海通史》中对民立中学有这样的介绍：“1903年苏本立昆仲奉父遗命创办。……该校以英文功底扎实著称，毕业生除进大学深造外，多在海关、银行、邮政等部门工作。1918年曾在江苏省教育会（其时上海属江苏省——引者注）列表调查中荣居第一。”^④当时的海关、银行、邮政都属“金饭碗”。但民立中学也培养出了像周瘦鹃和郑正秋^⑤那样著名的文艺界才俊。在民立中学，周瘦鹃受到语文老师孙经笙（南社社员）和校方的器重，他仍是不出学费的“苦学生”，但他已能如饥似渴地阅读欧美名作家的原著，并开始习作小说和试译外国作家的佳作。就在毕业的前夕，他大病一场。连毕业考试也未能参加。

① 郑逸梅：《周瘦鹃——伤心记得词》，香港《大成》第202期，1990年9月1日出版。

② 周瘦鹃：《情》，《春声》第4期，1916年5月2日出版。

③ 周瘦鹃：《红楼琐话》，《拈花集》第93页。

④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0卷·民国文化》第151—1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 郑正秋（1888—1935）早期著名戏剧评论家，新剧艺术家，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但校方鉴于他平时成绩优秀，破例给他发了毕业证书。“苏校长留我在本校教预科一年级的英文（相当于初一的程度——引者注），给了我一只饭碗。”可见民立中学待周瘦鹃不薄。可是，“那班学生都是我的同学，有的是富家子弟，有的年纪还比我大，因此有意欺侮我这初出茅庐的小先生，常常要我陪他们‘吃大菜’（学生们戏称犯规后被校长召去训斥为‘吃大菜’——原注）。我挨了一年，天天如坐针毡，真的是怨天怨地，于是硬硬头皮，辞职不干了。……我一出校门，就立刻正式下海，干起笔墨生涯来，一篇又一篇的把创作或翻译的小说、杂文等，分头投到这些刊物和报纸上去，一时稿子满天飞，把我‘瘦鹃’这个新笔名传开去了。”^①应该感谢民立中学使周瘦鹃的语文和英语程度迅速提升之功，为他的“下海”打下了扎实的功底；但是也要“感谢”那些班上的顽童们，他们用自己的顽皮去欺侮这位初出茅庐的小先生，逼出了一位著名的市民大众文学的优秀作家、翻译家和编辑家。

（三）

周瘦鹃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刊于《妇女时报》创刊号（1911年6月11日出版）上的小说《落花怨》；但他的处女作却是《爱之花》（8幕改良新剧），连载在《小说月报》第2卷第9—12号上（1911年11月—1912年2月）。那就是说，短篇小说《落花怨》创作于《爱之花》之后，却发表在《爱之花》之前。而周瘦鹃却非常看重他的处女作。他多次提到这个8幕话剧的创作过程，以及发表时带给他与全家的大欣喜。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在当时可算是全国性的一流刊物。他能在这样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大大增强了他对未来写作事业的信心。他之所以会“硬硬头皮，辞职不干了”，是因为他自知在这要“下”的“海”中他有几分把握成为一个“弄潮儿”。更何况客观上当时正是文艺刊物风起云涌之时，有广阔的平台可以让这位还不满20岁的青年去闯荡文坛。

他的处女作的创作经历值得一提：周瘦鹃16岁那年暑期中，他偶尔在城隍庙的冷摊上“淘”回一本《浙江潮》，那是革命党同盟会的浙江籍会员在东京出版的刊物。在其中他“读到一篇笔记，记的是法国一位将军的恋爱故事，悲感动人，引起了我的爱好，……于是日夜动笔，用了一个月的功夫，编了一个5幕（记忆有误）的剧本，取名《爱之花》。并且取了一个笔名，叫做

^① 周瘦鹃：《笔墨生涯五十年》，香港《文汇报》1963年4月24日《姑苏书简》专栏。

‘泣红’，……我就瞒着家里人，偷偷地把这个剧本寄了去，……隔了不多久，好消息来了；《小说月报》的编者王尊农先生回了我一封信，说是采用了。……并送了银洋16元，作为报酬。这一下子，真使我喜心翻到，好像买彩票中了头奖一样。你祖母的欢喜更不用说；因为那时的16块大洋钱是可以买好几石米的。我那50年的笔墨生涯，就在这一年上扎下了根。”^①在《小说月报》发表后，也似乎没有那位研究者去查对过，究竟是根据一篇什么样的“笔记”改编成剧本的，大概也由于《浙江潮》这本刊物难于找到吧。原来周瘦鹃当时在旧书摊上买到的是《浙江潮》第8期（1903年10月10出版，周瘦鹃“淘”到时，已是出版了8年的旧刊了）。其中有一位笔名叫“依更有情”的作者发表了两篇小说。一篇题名《恋爱奇谈》，里面包含3则笔记，第一则题名《情葬》，只有730个字。周瘦鹃就是根据它改编成8幕剧《爱之花》的。“依更有情”的另一篇小说题为《爱之花》，小说也是以法国为背景——在《浙江潮》第6至第8期连载，一共是3回。这篇小说写得实在不高明。但是周瘦鹃借用了他的题目，将自己的剧本也叫做《爱之花》。《情葬》的故事情节是：“柯泌卿云者，当时一英飒青年……无端与弗鲁卿之夫人结不解之孽缘。”后来柯泌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临终前嘱其侍者将自己的心脏赠弗鲁夫人。后此心脏竟落入其夫弗鲁之手。他即令厨师作羹以殓夫人，然后才告诉夫人：

是卿最恋爱锺情人之宝贝心肝也。……夫人骇极，情根欲断，红泪如沸，气几绝复苏。忽解颐谢良人曰：“幸君成全情魔之结果。妾实爱此心脏，妾实爱此心脏，有无量之价值；而忧世界无此珍重之墓以葬之。今君能代相此珍重心脏之坟墓于妾腹中。君之多情更甚于妾。”言竟即日幽于室，绝食既四日，夫人一缕情魂遂于柯泌卿续未了缘于泉台。^②

周瘦鹃就将这一情节作为戏骨。这8幕剧后来被郑正秋、汪优游搬上舞台，易名《英雄难逃美人关》，票房看好。以后还摄制成电影。在1913年，周瘦鹃之所以敢于下海，大概就是因为剧本的改编成功，使他信心倍增，他甘“冒风险”为此一搏。

周瘦鹃步上文坛之初，是靠翻译起家的。他曾说：“在我这五十年笔墨

① 周瘦鹃：《笔墨生涯五十年》，香港《文汇报》1963年4月24日《姑苏书简》专栏。

② 依更有情：《情葬》第1—2页，《浙江潮》第8期，1903年10月10日出版。